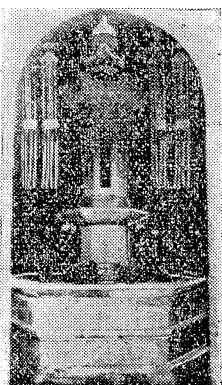


來果禪師年譜及其他 (續) 念生



(右為來果禪師之舍利塔)

次解以宗諍淨，亦四謗四解，第二解云：

如無信願行，只在心上持名念佛者，易到一心不亂，打成一片，正禪淨兩門出路。何以故？

由散心念佛，至一心念佛，後心佛互念，再心佛一如，皆屬有心念佛。由有心念佛，念到無心念佛，無心念到心空佛極，因地一聲，轉身過來，觀體承當，見自性之彌陀也是，見性明心也是，見自本來面目也是。此乃一心念佛開悟之捷徑也。又從信願行由散心念到無心，正是一心不亂。何為無心？無世間心，無出世間心，無二心，只是一心，故名無心。若有此心，顛沛必如是，造次必如是，生如是，死如是，嗔如是，愛如是，此名念佛三昧。有此三昧，前後際斷。保持一心，優遊終日，報盡往生。直登上品，此一心念佛，生西方之捷徑也。總之，打破一心，親見自性，保持一心，親見彌陀，毫無差謬。其餘一路資糧及善根福德因緣，宿先造就，雖今生未辦，而由多生以來，足植深厚，今各現成。如過去世中，未曾修積，今生欲赤手空拳往生者，無有是處。要知生西方貴在心生，非身口能生。口念佛則心粗，心念佛則心細。粗則佛難入心，細則心易憶佛。若專在身口念佛，身有病患，口有言談，念有間斷。能心憶佛，心記佛，心念佛，是真執持名號，是真持名念佛。近時有人，默念者即阻之，云是念宗門之佛，出聲念者即喜之，云是念西方之佛。至是宗門，真不念佛。何以？穿衣吃飯，尙嫌打叉。念一聲佛，工夫早已間斷也。不誠然乎？打破一心，親見自性，保持一心，親見彌陀，語極清晰精到。怎麼是心佛互念？謂雖不作者而佛常在心；怎麼是心佛一如？謂全心是佛，不分能所。到了無心念佛，才是心空及第。至保持一心而名無心，謂無異心也，與前之無心不同。二種念佛，前者不由宗門途徑，而得宗門效果，後者是淨業正因。二種念佛，都重心念不重口念，自是宗門人主張。近聞融熙法師，亦主默念，此中確有至理。至彌陀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一語，解者或謂誣指念佛，此則指六度萬行。但念佛亦該於六度萬行之內。萬行俱備，謂之不少，一行深入，亦不為少，二者正可會通。

次解以淨謗宗，三謗三解，次解宗諍律，律謗宗，皆一謗一解，茲不錄。

次為扶宗說，廣說參禪百法，由淺而深。第一，發心學道。第二，願住叢林。第三，立決定行。第四，捧喝難挨。第五，規矩難學。第六，身心不安。第七，委曲難受。第八，習氣難除。第九，跏趺難坐。第十，六根難收。此十則扼要言之，只是要排除萬難，專心求道。第十一，請示用工，謂應博問先知，請求開示。第十二，厭住叢林，痛斥住久生厭。第十三，樂處深山，謂不應離叢林而住山。第十四，不喜培福，謂不作務。第十五，不真修慧，謂不參禪。第十六，不願常住，與前厭住叢林不同，前專指地，此兼指事，所謂住此一處，處要常住，持此一法，法要常住，專此一心，心要常住，轉生死成寂滅，轉難住成常住也。第十七，易犯規矩，與前規矩難學不同，前指未學不知，此指已學復犯。第十八，喜捨一切，謂身內身外，無所不捨。第十九，奮勇發心。第二十，身心純熟，均如文可知。第二十一，不信參禪，謂不信向上一着。第二十二，疑法，謂不用念佛是誰話頭。解念佛是誰云：

念佛是誰，即人能念佛，不知佛是誰念的，要明白自己本來面目念佛之人是也。此人非肉團身，直離肉團身外找之。找到這個人，即是本來面目。大器者，不找現成。中下之人，非找不可。如何找法，曰：「佛既不是口念，又不是心念，再不是身念，究竟這句佛是誰念的呢？念佛到底是誰？」如此展轉在這一上追問，既不能領會，忽然起疑，即疑佛是心念的，又疑佛是口念的，又疑佛是身念的。現不是身口心念的，畢竟是誰念的？此時在心口身上起疑，次知非心口身念的，更是疑上加疑。現在正要離開身口心外，非把念佛這個人追出不出。如此追究，指參禪即疑情是也。後之段段言工夫二字，即是疑情，再不煩贅。是知疑人疑法是狐疑，此疑即參禪工夫，是正疑也。第二十三，疑人，謂不聽開示。第二十四，擬退，由疑人而起。第二十五，追悔，謂追悔疑法疑人之非。第二十六，慚愧。第二十七，起信。第二十八，聽可領會。第二十九，覺有相應。第三十，自願用工。第三十一，忘疲，皆追悔後一貫相承的事。第三十二，疑情不得力，是一關鍵。說云：

疑情不得力者，此用心人之大病，不易療治也。何以故？類如忽犯官刑，捉去正法，犯者知命難保，急設法救，如是不顧性命，向人磕頭，不顧家貧，求人擔保，時刻奔忙，一切不顧，能有命救，在所不辭。試問這犯法送命者，可以稍閑娛樂否？能遊覽看戲否？稍一遲緩，命將不保。我等用心不得力者，依照此樣作去，不得力之大病，自可立除。何以故？正用心時，先思自己犯生死法，必要受報，稍一遲緩，即被捉去，定下油鍋。犯世間法來捉者，見可躲藏，或能倖免。犯生死法來捉者，不容汝見，去即身銷，較他法嚴，萬難逃脫。如是急將了生死念佛是誰，貼在眉毛上，放在心頭上，亡身亡命拚去，捨人捨己移去，急如星火，念若雷奔，得力也不顧，不得力更不顧，吃飯不顧，穿衣不顧，不顧也不顧，如此行去，何不得力之有？

徹悟禪師云：「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，是學道通途。」如來為此一事出世，祖師為此一事說法，若禪若淨，以及一切法門，都是抱了這個目的。近年人喪法弊，有的橫說豎說，窮天極地，反將生死問題，放在腦後，若為已了生死之法身大士則可，否則都成戲論。況法身大士，自己已了生死，更未有不教人以了生死的。正邪之分，此為重點。第三十三，身心煩燥，由不得力而來。第三十四，退心陡起，由不能對治煩燥而來。第三十五，受人勸服，又向回轉。第三十六，妄心暫歇，由回轉而來。說云：

妄心暫歇者，類如世人日夜用心，忙家忙事，向不言其心，何能知其歇？學道之人，日被妄遷，起而復止，不知止處，止而復起，不知起處，未能關心及此。要知妄本無因，隨波逐浪，風平浪靜，海晏河清，能回頭覺。內動外搖，知而復失，見而或移。能色能空，或隱或顯，渺無實據，約而為妄。既能知妄，定識其真。初約衆心為妄，一心即真。欲建一心，必先除妄。除妄之法，貴在參禪，日用有禪，自能歇妄。古云：狂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從上古人，在菩提提字下，呵曰死漢。試問汝等，喜菩提乎？喜死漢乎？要歇妄心，擔起菩提去。欲再前行，還我死漢來。如是見處，作何了解？且曰：汝能擗個妄心與我看看，再向汝道。莫謂覓心了不可得麼？我與你歇心竟。妄想不可有，菩提亦不可執，執菩提即是死漢。第三十七，身外暫忘，由妄心暫歇而來。說云：

身外暫忘，實與道反，身內暫忘，亦與道乖。中尚難明，何云內外，達道之人，先去其身，內外中三，將安寄乎？續言此為入道所必經，究之忘身與忘身內的心，身外的物，自有其微細分別。第三十八，覺身輕安，正因暫忘內外而覺輕安，尚有身相可得。第三十九，住枯靜處，因輕安使然。說云：

外不被塵擾，內不被身遷，中不被識縛，內外清幽，安閒獨處，

此維由工夫未到，此處不宜住下。住下者，即疑情被靜境遮沒。工夫休歇，自不覺知。

第四十，妄自穿鑿，如云念佛是誰，念字是心，佛字是覺，是字是我，誰不問誰。又云照顧話頭，照者照而常寂，顧者顧盼無移，話者言前春取，頭者頭上安頭。此皆是耽著靜境，自生枝節。第四十一，專好詩傷，由穿鑿而更入歧途。第四十二，不願深進，雖不事穿鑿，不好詩傷，而不能繼續提起話頭。第四十三，提起用力，心窮力極，境謝身疲，不但工夫難提，至爾妄想難打。仍須盡力全提，再接再勵。第四十四，功能除妄，提起時，全妄即真，故不應再談除妄。說云！

除妄之功，並非正行。試問用何工夫，欲除妄想？若以除妄為功，實為大錯。何以故？妄想一事，未了者嫌之，大了者愛之。嫌之者何，不用工時，心覺清閑，念無煩擾。工夫一舉，衆妄奔來。南天台，北五臺，紛紛而現。東城隍，西土地，擠擠而前。直把念佛是誰這一個生生念頭，打在衣鉢包裹去。思之恨而帶哭，怒之悔而流涕。徹骨凶癢，非除不可。當前大害，非滅不行。嗚呼！幸矣哉！今日恨他者，特錯也。要知妄想能造生死，了生死也是他；妄想能做衆生，成佛也是他；妄想能下地獄，上天堂也是他。妄想之力勝佛力。妄想之功勝佛功，勸諸欲除妄想之禪師仔細思想看。答曰：「此說甚是，功夫如何？」急將除忘想之工夫，改參念佛是誰始得。

前言妄心暫歇，是斷妄想，趨菩提。此除除妄，則妄想即是菩提。古人云：「斷除煩惱方無病，趨向真如不是邪。」又云：「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也是邪。」二說相反而相成，正是這個道理。法語記師於民國十五年佛成道日上堂云：「世尊三嘆奇哉，衆生不了者，因妄想執着故，高曼又且不然，離妄想將何以成佛？去執着復何以辦道？」又十六年佛成道日上堂云：「當知無執着不成德相，無妄想不成智慧。」會得此意，妄即是真。第四十五續駁功能除睡云：

此除睡之工夫更錯，類如明是白天，黑是暗天。正行路時，日行不足，繼之以夜，醒用不足，繼之以睡。當知念有浮沉，心無醒睡。只顧用之，不問醒睡。如是行路，如是用工，其揆一也。除睡二字。將安寄乎？若云白天行路則喜，黑天行路則憂，擬欲設法除去黑地而睹白天，有是理乎？用工亦然。再則醒睡本乎天然，迷之法者體共沉浮，悟之者用同醒睡。體用雙遮，何醒何睡？體用並顯，即浮即沉。莫謂睡覺無工夫，只慮醒來無妄想。（疑無字當作有，但作無更深一層，說見前）又睡覺為夜天，妄想為白天。黑白來去，何礙虛空？醒睡梭巡，何關禪悅？若能會者，睡也無妨。師雖如此主張。但第九十說「三常不足」及十界因果淺說，仍謂晝夜六時，祇有中夜一時可睡，本則只是教人善用其睡，而不是以睡為睡的人，所能藉口。第四十六斥落堂自在云：

（下期待續）